戰國紀年

戰國紀年卷二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顯王 在位四十八年

癸丑元年齊伐魏取觀 通鑑從表作觀津今從齊魏世家○紀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在前一年水經注引我作趙

趙侵齊取長城 已而復歸之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六國表○秦本紀在後一年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封禪書

○趙韓攻周 趙世家○太平御覽引世紀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按哀當作懿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

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周策

○韓城邢王竹書紀年○按自此韓徙稱曰鄭今引仍作韓取畫一也

○秦子向命為藍君竹書紀年○水經注以子向為人名太平寰宇記引作惠王命秦子向為藍田君又引漢書地理志曰藍田本秦孝公置長安志引作梁惠成王命太子向為藍田君

甲寅

二年○西周君封公子班於鞏為東周君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按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史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于班於鞏以奉王室為東周惠公其子武公為秦所滅臣瓚引世紀顯王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為東西又趙世家成侯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正在是年據此則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明矣呂成公大事記金仁山前編徙見周紀類數存考王之末遂繫之考王十五年不知西周傳世歷桓威惠而止十五年而東周惠公以顯王九年薨何西周年數之促而東周惠公年數之長耶據呂氏春秋稱閒威公問居秦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中山次之則西周威公與威烈王同時益徵括地志世紀之非妄今從之

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
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名竈見莊子釋文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其
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周本紀○漢書人表曰東周惠公威公子呂氏春秋曰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韓非子曰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又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按據此則公子朝卽西周惠公弟子根卽少子班而周紀所云封其少子乃威公之子非西周惠公之子也周分爲二而兄弟俱以惠爲諡蓋有不能相下之勢若云父子同諡其悖亂當不至是也史於兩周特疏略今證之傳說庶得其實

○河水赤於龍門三日竹書紀年

乙卯三年魏韓會於宅陽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徐廣引表作洛陰

○魏城武都六國表○魏世家作武堵

○趙及齊戰阿下趙世家○徐廣曰戰一作會

○魏公子景賈帥師伐韓韓明戰於韓魏師敗逋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戰於陽

丙辰　四年魏伐宋取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

○趙攻衛取甄趙世家

○魏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竹書紀年

○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竹書紀年○索隱引在無余之立十二年與今本異越世家之侯辛子無彊立無無顓一世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王子搜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莊子呂氏春秋同○按莊子音義高誘注俱以搜即王翳史注引樂資以無顓即子搜今考王翳之時未嘗三世弑君樂資說得之

丁巳　五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趙世家○按阿乃門之譌

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表作章蟜與晉戰石門天子賀

○雨碧於郢廣博物志引郢作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竹書紀年

戊午六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趙世家

秦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足以拔鄭計者不為梁計如搆三國攻秦魏策

○魏伐趙取列人取肥竹書紀年

○雨黍於齊竹書紀年○路史曰梁惠成八年下黍於齊又云雨骨於赤鞞鞞作後國繇兵表內紀云是謂陽沽

己未七年魏敗韓師趙師於澮取趙皮牢從趙世家增○按取皮牢魏世家年表並在後一年

公叔痤爲魏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悅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痤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沃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使百四十萬魏策○按吳起傳公叔爲相以計疑起於武侯起奔楚公叔即痤也此云使其辭受田何痤前後之戾耶然吳起去魏呂氏春秋以爲王錯譖之魏武侯則非痤也百家傳記往往有可以證史之誤者此類是也

秦燕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取龐從趙魏世家增○趙世家年表

又作龐其太子蓋○史記志疑曰威烈王十一年秦補龐城則龐秦邑也其後三年文侯圍繁龐出其民則此時秦所取者豈繁龐乎

○趙韓遇於上黨趙世家

○魏韓會於巫沙竹書紀年

○魏與趙楡次陽邑竹書紀年

○晉取泫氏太平御覽引紀年

○韓大雨三月六國表

衞侯訓卒子適立是爲成公

燕伯卒子立是爲文公

秦伯師隰卒

子渠梁立是爲孝公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

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史詮曰一本巴作巫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庚申 八年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公孫鞅聞是
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
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大事記曰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
而終於相位也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
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
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卽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
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
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
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
不悖哉痤死已葬鞅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
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趙韓攻秦 趙世家

○魏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竹書紀年

辛酉 九年○致文武胙於秦 六國表

○趙助魏攻齊 趙世家

○秦師伐韓次於懷城殷 竹書紀年○太平寰宇記引作至於懷殷路史引作秦伐鄭圍懷

○翟馬生人 路史引秦本紀

○東周惠公傑卒 六國表徐廣引紀年○按東周惠公名班非名傑皇極經世作東周惠公卒子傑嗣 欽定歷代紀事年表從之攷國策有文君即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謂昭文君蓋即傑也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公昭文公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

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呂氏春秋）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商子曰於是遂出墾草令）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漢法除其賦稅役皆謂之復事末利謂工商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

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商君爲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韓非子作五十石荀子曰秦人使民酷烈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五甲首而隸五家註謂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書

○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趙世家○韓取屯留尚子竹書紀年○太平寰宇記引尙作長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韓趙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至是巳十八年矣而趙世家又書韓魏趙分晉封晉公以端氏後十年又書趙奪晉公端氏徙處屯留紀年則於烈王六年書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於是年書韓取屯留尙子說各不同今反覆評致之參以史記志疑之說蓋史之年誤惟紀年爲可信夫晉君之廢必以漸其始分晉盡存烈王二年桓公邑哀侯於鄭之後卽趙世家所謂

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者表謂在安王二十六年
非是當如晉世家所云孝公十七年加靜公二年當烈
王之二年爲是但君實桓公且非廢也又四年爲烈王
六年韓趙又遷之屯留卽趙世家所謂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者時爲桓公二十三年雖遷亦未廢也又十一
年爲顯王十年韓取屯留而晉以不祀時爲靜公二年
卽晉世家所謂三晉廢靜公爲家人而分其地者而非
在安王二十六年也但靜公果廢不廢有謚意屯留雖
爲韓取尚有分地如秦遷東西周君於陽人聚累狐衆
之類雖廢猶未絕也又後十年爲顯王二十年韓娶弑
其君悼公雖一作記亦作記疑卽昭侯之名悼公疑靜
公之子韓殺悼公而晉絕無後矣據其謚爲悼蓋幼小
之詞當時韓之國史尚有董狐之壓直以弑大書於策
趙史於分晉封奪亦書之重詞之複但先後之年不無
錯隨史公明知其不合俱留不削蓋闕疑也獨惜晉君
被從以後一發僅存譜系莫著故世家簡略卽前此繁
哀驟忌名謚混淆尚難詳致何況其後此
等俱當以竹書爲定所謂類有此者也

〇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竹書紀年〇水經注引出作決

〇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竹書紀年〇大事記曰今開封陽武縣

〇星晝隊於魏有聲

韓侯卒（子立是為昭侯）

癸亥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太平御覽引史記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墜有聲至十七年秦韓大戰擒晉惠王當是引此而年皆誤）

○趙魏遇於葛孽（趙世家）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新序作宣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音釋）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閒忌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

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鄒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請謹擇君子勿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出語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田世家

○韓侯使許息致地於魏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韓馳地

地一作道魏取軹道與韓鹿魏王及韓侯盟於巫沙以釋宅水經注引作宅陽之圍歸釐於韓竹書紀年○大事記作韓使許息以軹道易鹿於魏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周策○韓策曰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史惕謂公叔曰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起兵臨羊腸楚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案二策正相類不知何年附此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使公子食我見魏王曰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

大國弗憐也而使獘邑存亡繼絕敝邑弗敢當也魏王愁無以應呂氏春秋○韓非子曰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公子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獘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孟子十五歲就學於魯聖門志受業子思之門人○孟軻傳按時距伯魚之卒已百二十六年孔叢子所記孟子與子思問答之語俱不可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韓詩外傳

甲子十二年魏趙會於鄗趙通鑑作韓今從魏表世家正

○宋取韓黃池韓世家

○魏取韓朱六國表○朱韓世家作宋

○趙孟如齊六國表

○楚君尹黑迎女於秦六國表○史記志疑曰君尹疑右尹之誤

○齊封鄒忌於下邳爲成侯六國表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城北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亦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齊策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

來秦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舉北郭刀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

○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蠋卯次無彊立竹書紀年

乙丑十三年燕趙會於阿年表阿作河紀年作會於安邑

趙齊宋會於平陸

○魯衛宋韓朝於魏六國表○紀年在十二年

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梁王稱善相屬魏策

○魏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太平寰宇記引紀年○水經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鄭國志曰長城自卷逕

陽武到密者是矣日知錄云竹書惠王十二年龍賈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梓之長城也按水經注自亥谷以南云云乃韓築長城之事正在是年寰宇記所引疑有誤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於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韓詩外傳作宣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趙畏齊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李肯傳注作十餘家種首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徒師沼

治魏而市無預賈鄒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
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經
侯咸然不患矣
此意正相似

秦魏會於杜平 魏世家作社平

○魏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魏世家

○魏獻榮椽於趙趙以爲檀臺 趙世家

○秦公孫壯伐韓圍焦城不克 竹書紀年

○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 竹書紀年○水經注引民作氏

○趙伐衛取漆富丘城之 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齊師及燕戰於泃水齊師遁 竹書紀年

○趙四曀室多壞民多死 開元占經引紀年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
公不受命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

嘗欲舉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因也莊子音義○又引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魯侯奮卒子屯立是爲康公

丁卯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魏伐趙圍邯鄲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慶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梁王甚悅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宋策

楚使景舍救趙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魏令兵以割趙趙有亡形而見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楚策○呂氏春秋曰魏圍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說異

○韓侯朝魏於中陽竹書紀年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使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王大悅之韓策○韓非子曰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韓策

○齊田期伐魏東鄙戰於桂陽魏師敗逋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魏襄陵竹書紀年

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謀之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不如南攻襄陵以獘魏邯鄲拔而乘魏之獘威王從其計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

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田世家）

戊辰

十六年○魏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陵（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齊侯使楚景舍求成於魏（竹書紀年○水經注引多公會齊宋之圍六字）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宜作宣王）曰先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躙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綸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媾於魏（短長說）

魏克邯鄲齊伐魏以救趙魏師還戰於桂陵魏師敗績（據田世家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桂陵是魏拔邯鄲在前而齊出師在後也綱目只據通鑑書之殊非）

事實今故擬之如此又紀年云邯鄲之師敗我師於桂陵蓋趙與齊合軍而敗之也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而老弱罷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忌從之十月策作七月邯鄲降魏

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按孟子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即此事也土地指邯鄲而言後十二年馬陵之敗則所謂將復之又驅子弟以殉之者也復謂復齊

○齊稱王田世家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穰苴傳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韓世家作邢丘紀年東周與韓高都在十五年

○楚昭奚恤爲相江乙言於楚王曰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不信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

乎虎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楚策

己巳

十七年秦衞鞅會韓趙之師圍魏襄陵

○秦衞鞅爲大良造伐魏安邑降之 六國表秦本紀同○按是時魏都安邑豈得遽降故通鑑不取然史如此類甚多如趙都邯鄲而前年邯鄲降魏武謂此類或降其軍或取其旁邑非盡有其地想當然也

○魏築長城塞固陽 六國表魏世家同

自鄭濱洛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澮等州 史正義

○燕伐趙圍濁鹿趙敗燕師於勺 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於勺梁

○晉取玄武濩澤竹書紀年

庚午十八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戊子○漢律歷志

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魏歸趙邯鄲及趙人盟漳水上穰侯傳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弗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獘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

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說問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又曰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韓策

○秦攻趙藺趙世家

○秦城商塞六國表

○齊築房以爲長城竹書紀年○水經注引房作防史正義引作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齊記曰齊宣王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以備楚均與此異

辛未

十九年秦從都咸陽秦記在明年漢五行志曰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

始廢井田秦記曰昭襄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從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丙息者爲禁幷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表云初爲縣有秩史在明年凡三十一縣秦本紀作四十一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秦魏遇於彤

趙侯種卒

公子緤與太子語爭立緤敗奔韓語立是爲肅侯

○魏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竹書紀年○漢書注臣瓚曰汲郡古文謂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魏成侯如衛命子南爲侯水經注引同今本無勁朝於魏之文

衛子南勁之爲其臣也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韓非子

壬申二十一年○趙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趙世家○說見前

○韓姬弒其君悼公韓世家六國表同○索隱曰姬一作玘亦作玘同音怡韓之大夫姓名按韓無悼公未詳今以趙世家之文參攷之疑悼公即晉君而姬或即韓昭侯之名晉世家文略不具耳餘說見前

癸酉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韓侯如秦六國表

○趙魏遇於陰晉趙世家

○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竹書紀年

甲戌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魏孫何侵楚入三戶郛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楚伐徐州竹書紀年

○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華陽國志○按此時秦惠王未立與史異寰宇記引蜀記云秦王遣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潼五丁

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蜀王築臺而望之不來因名爲五婦候臺

乙亥二十三年齊殺其大夫牟辛 索隱曰大夫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魯侯屯卒 子匽立是爲景公

衞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按衞本侯爵而聲公以前皆僭稱公成侯以後始貶稱侯也

○魏魏章帥師及韓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灊陽 竹書紀年

○秦桃李冬華 秦記

○絳中地坼西絕於汾 竹書紀年

丁丑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京師 按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當即此會在前二年

○趙攻齊拔高唐 趙世家

○魏丹封於名會丹魏大臣 六國表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於秦

○秦城武城六國表

○趙公子刻攻魏首垣趙世家

己卯二十七年史記齊宣王元年諸侯賀秦秦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朝王於逢澤通鑑在二十六年紀年在二十三年今從秦本紀六國表正

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後漢西羌傳

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呂氏春秋

魏王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如是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魏王悅故身廣公宮建九斿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恐懼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齊策

魏伐邯鄲因退而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天子天下皆從齊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齊侯也）天下乃釋梁　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秦策○呂氏春秋曰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　魏王爲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韓非子作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云）云　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韓策○按諸策並云魏惠王率諸侯朝天子豈逢澤之會魏王爲御而張大言之耶九重天子所居疑即盟於京師之辭與朝王一例今並附於此以備異聞）

○魏以中山君爲相（六國表○魏世家在前一年）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破之於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紀年魏敗韓馬陵在二十四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與齊田盼）

戰於馬陵在二十六年索隱引盼作朌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魏世家作魏伐趙趙告急齊田世家作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孫臏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魏策曰梁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

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策作殺太子申魏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

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諾請必從君之言而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傲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軼之途也鍇擊摩車而相過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齊策

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爲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鄒忌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爲謂楚王曰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

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齊策指○按田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奔楚宣王二年乃召而復之遂有馬陵之戰謨也忌若弃在馬陵之前則不得云三戰三勝而兼所云孫子說之不聽果不入齊之語俱不合矣且忌既攻臨淄是叛齊也豈得再復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奔而不復明矣遂鑿於此甄正其失而於宣王即位復云知成侯賣田忌乃召而復之則仍襲其誤也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齊皆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已而果然楚王問田忌曰先生何知之早也忌曰

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䮒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說苑

○魏城濟陽竹書紀年

○秦馬生人六國表

辛巳後年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趙世家在

一

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爲商君紀年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二十七年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王攻衛鞅我師敗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尚水經注引作商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有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

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魏大破於齊可因此時伐之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敗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通鑑論曰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

齊趙伐魏田世家曰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引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紀年云二十七年五月齊田朌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十月邯鄲伐我北鄙

○秦侵楚楚世家

○邳遷於薛竹書紀年○索隱引作下邳遷於薛改名曰徐州徐文靖箋曰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則是邳先遷薛後遷邳至是而又遷薛也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夏商及周末始爲宋王偃所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

○三月魏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竹書紀年

楚子良夫卒子商立是爲威王

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十二諸侯表序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呂氏春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

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老莊傳）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莫敖大心謂其御曰吾將深入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

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畛穀曰若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得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華閭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楚策

壬午三十年○秦及晉（索隱引紀年晉作魏）戰於岸門（紀作鴈門誤）虜其將魏錯○（秦本紀係六國表紀在後一年）

○魏以公子赫爲太子（六國表○魏世家在前一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大荔圍合陽（六國表○按秦字當在圍字之下合陽秦地也）

秦伯渠梁卒秦人誅商鞅滅其家（六國表曰商君反死彤地本傳曰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引鹽鐵論商君困於彭池爲證然則彤地即彭池之誤）

孝公卒太子駟立（秦記曰生十九年而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將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呂氏春秋曰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魏襄疵不受）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秦策曰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

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難巴人致貢犬戎來服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 三十二年○楚韓趙蜀人朝於秦 六國表

韓申不害卒

乙酉 三十三年○秦行錢 六國表

秦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秦記

○賀秦 六國表

宋太丘社亡 漢郊祀志在後九年

或曰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 寰宇記曰眉州彭山縣鼎鼻山一名魚山李膺記云周德既衰九鼎淪沒此山下江中或見其鼻因以爲名又云山下有灘九鼎淪沒其一在此冬夏恆深九尺每雲開風息靜淡則皦然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封禪書○紀年九鼎淪沒於泗淵在四十二年史正義謂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而後秦滅西周紀書取九鼎又云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鼎弗得說各不同陳霆以爲周恐鼎存而禍隨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

○齊魏會於平阿南六國表

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王東阿南盟而去孟嘗君傳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

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而與之并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魏策。徐州事在三十六年）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思見太子）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納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魏策）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髠孟軻皆至梁（魏世家。按史記此文殊與孟子不合孟子是時年方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齊魏相王尚在後年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於楚卽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至孟子列傳更謂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則游齊時年當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有其一以優其二乎蘇氏古史則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譚貞默以爲孟子所

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惠梁襄鄒穆滕文魯平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宋偃故止稱王說似有據然以伐燕一事攷之前問取燕稱宣王後燕畔只稱王慙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慙者湣王也然則謂始事宣王後復見湣王者誤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遲久未有所遇故書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文皆在中年以後爲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然一見魏襄命駕遂行崇之見退有去志難進易退未嘗久淹故曰久於齊非我志也齊湣素非賢主孟子豈有既去復來之理乎今姑存史記本文於是年而另爲攷證於後

鄒衍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孟荀傳

淳于髠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滑稽傳曰淳于髠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客有見髠於梁惠王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髠髠曰吾前見王王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

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孟荀傳○呂氏春秋曰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又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曰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仕韓詩外傳

○韓趙圍魏襄陵竹書紀年

丙戌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稱元一年竹書紀年○司

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眞故今從之

秦伐韓拔宜陽

按後赧王八年秦甘茂拔韓宜陽此爲重見史記志疑謂拔乃攻之誤近是

○秦王冠

六國表秦本紀同○大事記曰秦記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於三年兩書必有一誤

○齊魏會於甄

六國表

○趙起壽陵

趙世家○呂氏春秋曰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衞取藺氏高誘注壽陵魏地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衞人取其藺氏之邑也

○於越子無彊伐楚

竹書紀年

越王無彊伐齊齊威王

按通鑑將威王十年意蓋據此

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

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剡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索隱本作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三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徐廣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

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史記志疑曰當爲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越世家

丁亥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紀年王與諸侯會於徐州在三十四年秦本紀年表又書魏稱王在後九年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何爲不爲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若施者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

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蝗螟乎惠子之治魏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謝於翟翦而愛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匡章非之不亦可乎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翦曰善也王曰可行邪翦曰不可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

雖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耶 呂氏春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

韓作高門

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

○

致支武胙於秦 六國表

○齊以田嬰爲相孟嘗君傳

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至是相齊孟嘗君傳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十作七齊策　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韓非子○按齊策亦有之而不詳何王故引此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韓非子

○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趙世家

○蘇秦至燕六國表

初雒陽人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乃閉室不出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策以此在說秦之後求說周顯王弗信乃西至秦趙策曰蘇秦說李兌曰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拔兌殺主父時蘇秦已死久矣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即此類也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蘇秦傳

戊子　三十六年楚伐齊圍徐州

齊魏會徐州而相王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楚世家謂田嬰欺楚故威王令齊必逐田嬰徐廣曰齊說越令攻楚故云欺楚與此不同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嬰使張尹說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紀齊策作申縛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乃止孟嘗君傳系齊策楚世家

郢威王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即申紀遇於泗水之上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使陳毛釋劒委掫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秦策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

衆之是太子之仇報矣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因令人先之楚言之楚王聞之乃郊迎惠施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魏策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策

○癸酉守斗 天官書曰越之亡癸酉守斗

楚滅越殺越子無彊 通鑑在三十五年按越世家無年可攷今據紀年而寰宇記引括地志云在顯王四十六年誤也

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大敗之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 越世家紀年

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越絕書

○按此以之侯爲無彊子與史異然無彊以上世次紀年爲詳而獨無之侯則越絕書當非妄說也又吳越春秋謂無彊卒子玉立玉卒子尊立尊卒子親立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唐書世系表又謂無彊子踐更封子歐餘山陽尤異

○趙圍魏黃不克趙世家

○趙築長城趙世家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髡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齊策○策又謂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秦楚承其後意正相類

韓高門成韓侯卒子立是爲宣惠王

○秦以陰晉人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爲大良造秦本紀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燕世家

秦使犀首攻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秦本紀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在後二年與紀年同魏世家在後三年斬首作四萬五千

趙使蘇秦會魏人韓人齊人楚人燕人盟於洹水按蘇秦說趙明云令天下將相會盟洹水之上及秦歸趙乃投約從書於秦後張儀說魏尚遠諸侯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云云則是時之有盟也明甚綱目書法未免辭費今故擬之如此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七策作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引作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

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侯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至趙而奉陽君巳死燕策日蘇秦在燕李兌爲秦謂奉陽君曰齊燕合則趙輕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驟燕而使合於齊也奉陽君乃使使與秦結交接此與史傳他策並異古史謂奉陽君即公子成事武靈王惠文王肅侯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王之時奉陽君蔽欺先王明其未死也故於蘇秦傳載李兌之言於說燕之後而創奉陽捐館之語大事記從之吳師道謂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然不可攷

因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策作三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淸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

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按天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

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策作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劒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以有盡之地逆無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策作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魏策無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不可以過秦之鋭士）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

瑯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不可以遇魏之武卒卽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卒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勝負存亡之機決矣幸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衛地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臣故願大王少留計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楚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索隱曰當是新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行過洛陽策作將說楚王

時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使人郊勞蘇秦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歸趙趙乃投從約書於秦封蘇秦爲武安君

○秦以張儀爲客卿 增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 楚策請張儀之楚貧舍人怒欲歸儀因見楚王王不說乃請北見晉君詭言晉女之美王好之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進金於儀儀宜在此時 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 古釋字 之蘇秦已說趙王乃使人微感張儀儀至趙求見蘇秦秦故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王悅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

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儀旣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張儀傳○呂氏春秋曰張儀將西遊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德昭文君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案說與史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吾欲使武安子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惠王曰敬受命秦策

齊侯因齊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按據此則威王卒於

周顯王四十八年計在位三十六年與史記合

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田世家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策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足以當此任也王曰子

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曰願聞齊國之政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呂氏春秋）　齊人見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淮南子曰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使人以車迎之）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

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矣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淨貞正以自

娛則再拜辭去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齊策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對曰昔顓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櫜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復賜父老

無徭役又不拜王曰不拜者前寡人得毋有過乎閭丘先生曰所以爲勞大王願大王選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富焉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說苑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

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自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韓非子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君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今子反是爲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王大賞其母之義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列女傳

燕伯卒 子立是爲易王

衛侯遬卒 子立是爲平侯

己丑 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 按蘇秦傳謂蘇秦歸趙乃投約從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通鑑攷異以爲妄故削之然攷張儀說楚趙范雎說秦並有此語則非無因也古史書齊魏伐趙從約皆解然諸侯宗秦之策將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

敗大出者十五年此言得之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魏策曰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君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與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退按趙策有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之文豈趙敗卿和於秦如魏納陰晉者耶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實華陰○秦本紀曰陰晉更名寧秦漢地理志在前一年

齊伐燕取十城已而後歸之

齊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見齊王曰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燕必德王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齊乃歸燕十城按黄氏日鈔載蔣曉之說謂齊宣因喪伐燕取十城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是也孟子作於宣王既沒之後故以諡稱後湣王因孟子之亂伐燕取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故不稱諡欲以合史記孟子爲一今攷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又月置君而後去之此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已而復歸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蔣說究於情事不合殊不可從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蘇秦歸而燕王不復官策作館也鄒陽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秦見燕王曰臣無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得十城而王不官臣者人

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臣棄老毋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此三人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燕卻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蘇秦傳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君不如按兵勿出齊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齊策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齊策蘇子說閔王曰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趙弗救噲子卽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

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燕策○按文公時齊無敗燕之事惟紀年書齊燕戰於泃水齊師遁不聞燕不勝也則文公宜為易王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父未教而死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齊策○按威王時秦無攻齊之事而章子與孟子同時則不在威王初年可知也此時齊燕戰而秦使趙

助燕擊齊其兵端所自始乎據紀年威王此時尚在姑附於此

庚寅　三十八年○義渠內亂秦使庶長操將兵定之六國表

○魏韓會於巫沙竹書紀年

辛卯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秦本紀圍焦在明年樗里傳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是已取曲沃故後云歸也魏獻河西地於秦通鑑從表作獻少梁河西而秦本紀魏世家皆無少梁按前二十五年孝公已取少梁則表誤也今從本紀世家

壬辰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紀年在三十九年拔焦

○秦魏會於應秦表秦本紀魏世家同○魏表應作雍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客謂楚王曰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

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
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王不如無罪景鯉以
視齊於有秦魏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
其列地楚策○秦策曰楚王使景鯉如秦秦王留之以市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何重於孤國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秦王乃出之

楚子商卒子槐立是爲懷王

○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楚世家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
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
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
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按是年秦取魏皮氏而後昭王初年又攻皮氏未拔是中間秦又歸之魏也據此策其即歸於此時乎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秦策○按時威王方卒而魏獻西河在去年此蓋傳聞之異

○陳軫去魏之秦張儀惡之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之乎王謂

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故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適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秦策曰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秦自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横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張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陳軫傳參秦策

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剔成奔齊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旣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爲相

秦公子華（表作桑　徐廣作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張儀傳作入上郡少梁）以謝焉（按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此）張儀歸而相秦

○秦敗趙師於河西殺其將趙疵取藺離石（趙世家○按後赧王二年秦拔藺或曰此藺是祁之誤周策所謂取藺離石祁是也）

甲午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爲臣○大事記曰雖以爲縣猶令其君主之）秦歸焦曲沃於魏（紀年在四十一年）

○秦更名少梁曰夏陽（秦本紀）

○趙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上（趙世家○按韓舉前爲趙將爲齊所獲距此已八十三年後二年復有韓將韓舉紀年赧王四年又有趙將韓舉殊不可攷）

乙未四十三年趙侯語卒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葬於趙子雍立是爲武靈王趙世家

○秦初獻會龍門六國表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張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張儀傳

○趙以陽文君趙豹爲相趙世家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趙世家

○梁王與太子嗣嗣襄王名見世本韓王與太子倉朝趙於信宮趙世家

○魏敗韓將韓舉（韓世家○紀年作趙將韓舉在顯王四年）

○魏敗趙將趙護（六國表）

衛侯卒（子嗣君立）

衛有胥靡亡之魏因爲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因載而往徒獻之

丁酉 四十五年○秦更十四年爲元年（六國表）

秦張儀伐魏取陝（出其人與魏○秦本紀在前一年）築上郡塞（從張儀傳增）

蘇秦自燕奔齊齊以爲客卿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

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張儀傳云蘇秦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呂氏春秋曰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能成春居問於宣王曰今王爲太室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反寡人請今止之

○趙城鄗六國表○趙世家在明年

戊戌四十六年史記齊湣王元年秦張儀及齊人楚人會於齧桑楚世家作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桑張儀傳在取陝後二年

韓燕稱王秦本紀魏韓爲王在前二年韓世家在後一年

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趙世家在後五年

○楚柱國昭陽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楚世家○按此即梁惠所謂南辱於楚者紀年在四十五年水經注引史記云楚昭陽伐魏取鄗）昭陽又移兵而攻齊陳軫適爲秦使齊（策作陳軫爲齊王使）往見昭陽曰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軫曰有貴於此者乎曰令尹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今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兵而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不勝身死爵奪不若引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楚世家）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黃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黃易矣（魏策）

陳需（即田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韓非子○按陳軫傳作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未之信是其事也）田需貴於魏王（韓非子作陳軫）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子雖欲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魏策）　陳軫爲秦使於齊（陳軫傳作楚使陳軫使於秦）過魏見犀首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陳軫傳作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未之信

也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齊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彰傳作楚王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魏策○按犀首傳云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卽此事也彰傳謂犀首遂行三國相事只一事而互岐其說故今以策爲主

○魏會齊威王於鄄索隱引紀年

秦以張儀相魏紀年在赧王二年

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張儀欲并相秦魏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魏策　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大事記曰令韓以與魏南陽爲衍之功　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犀首傳○大事記曰張儀相魏尋以公孫衍代相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
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魏策）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
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不信於王何
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
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楚策）史舉非犀
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
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
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
史舉不辭而去（魏策）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
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魏策作左華）謂陳軫曰儀善
於魏王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
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

楚王喜欲復之楚策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軫在楚必台齊而魏欲靡之故迎軫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魏策

己亥　四十七年○孟軻至魏按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自是惠王末年事但遷未考惠王有後十七年故繫之三十五年以明年惠王便卒故也今據紀年則惠王末年閒宜在此時梁無歲不有秦師又新爲楚所破師旅數敗莫此爲甚而孟子年已五十一故稱曰叟又新論秦攻梁惠王謂孟軻云云嘗卽史所謂取曲沃平周者故今繫於是年

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參列女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

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必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秦魏世家孟子傳○按史記此文稱改孟子以就已說益誤以惠王三十六年卒故不得不以孟子至魏爲三十五年又以是時惠未稱王故改云君且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俱後日事故改云兵三折於外皆蘇謬之驟然者通鑑既從紀年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記至魏之年則猶未免襲誤也

秦伐魏取曲沃平周紀年在後二年

張儀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儀慚無以歸報留魏○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新論

○韓魏使其太子朝於秦 秦本紀

○韓趙會於區鼠 六國表

○魏有女子化爲丈夫 六國表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

子定立是爲慎靚王

燕伯卒 子噲立

齊封田嬰於薛 號靖郭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子按是年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乃威王薨之歲而齊策稱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云云知封薛業已在前正與紀

年合鮑氏據史記以威王時嬰未封薛與下言之薛不合故改威爲宣改宣爲閔今兩存之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齊策

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按滕文公時齊將築薛任啟運孟子考略據此謂孟子是時在滕先是已如宋歸鄒而後至梁至齊誤也國策此文本無確年通鑑類附於封薛之下固未必即此年事且此時既不果城則

後曰復復城未始不可任氏據此因不得不以過宋之見爲更在前不知宋是時未稱王顯與孟子謂戴不勝稱宋王語不合而季本孟子事蹟圖譜妄爲之說謂孟子前後兩至宋無據甚矣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本傳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令其母勿舉其母竊舉生之及長乃見之於嬰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皆請以文爲嗣靖郭君許之

○趙取韓女爲夫人六國表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按孟子與景春論大丈夫在此時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以驕主其寡力者藉外權以削地君之國危矣韓非子曰公叔相韓而有功於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

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戰國紀年卷二終